

#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女性形象研究

## A Study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李正栓 (Li Zhengshuan) 关 宁 (Guan Ning)

**内容摘要：**文学伦理学批评视文学为特定时期社会伦理的表现形式，从伦理视角评判文学作品，对文学文本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及客观的伦理阐述。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除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之外还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和阐释，剖析其伦理选择的过程、凸显的道德价值等等，揭示其给我们带来的道德启示，深化理解文学作品的教诲功能，为我们伦理道德秩序的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李正栓，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美诗歌及中英互译研究；关宁，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典籍英译。

**Title:** A Study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gards literature as a manifestation form of social ethics in a specific period, judges it from the ethical perspective and gives a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and an objective ethical elaboration of literary texts.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have profound ethical significance besides its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meaning. This paper applie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o interpreting the female images in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analyzing their process of ethical selection and the highlighted moral values, etc. The study reveals the moral implications to us,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s function to instruct and provides refer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and moral order.

**Key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Female Images

**Authors:** Li Zhengshua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i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His recent research focuses mainly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zhengshuanli@126.com); **Guan Ning**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Her recent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Email: 389693919@qq.com).

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记述人类的道德经验。<sup>1</sup> 莎士比亚（1564-1616）悲剧的特殊魅力在于其思想的深邃性，从伦理角度展示人性的善恶。“莎士比亚的悲剧是通过社会批判及人性剖析表现其伦理道德观念”（聂珍钊，《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130），聂珍钊教授充分注意到并肯定一些学者对莎士比亚悲剧深度与伦理道德、政治冲突和哲学思想的关系的认识。<sup>2</sup> 莎士比亚创作悲剧的时期，大英帝国表面上一片繁华，实则暗藏危机：当时正值英国“圈地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社会矛盾激化；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人们的欲望不断膨胀，人伦意识淡薄，利己主义盛行，传统道德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矛盾也愈加激烈。这充满种种黑暗与丑恶的现实世界使得莎士比亚从前期的宣扬人文主义精神，转变为揭露及批判现实社会的邪恶与黑暗，进而创作了一系列悲剧。当然，这些悲剧也体现了莎士比亚的国家意识和对国家的关怀。

莎士比亚创作的悲剧不仅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并且还刻画出众多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大悲剧中的男主角的性格、命运等，对于女性形象剖析较少，并且对于莎士比亚悲剧中女性的形象多从女性主义等角度进行剖析。若以文学伦理学批评而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也是“伦理悲剧”。本文分析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伦理结及伦理问题、女性形象所处的伦理环境，进而辨析她们的伦理选择，揭示其选择给予我们的道德启示，肯定了在社会中维护正常伦理秩序及遵守伦理禁忌的重要性。

### 一、《麦克白》中女性形象：对于伦理结的预设及斯芬克斯因子的显现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秩序和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和伦理身份的改变会给人物带来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这就造成人物所处的伦理困境。<sup>3</sup> 而伦理困境是由一个个伦理结构成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通过伦理结的形成或解构的不同过程体现出来。<sup>4</sup> 其中，伦理结有时候是可以预设的。《麦克白》中女巫的预言对剧中一系列伦理事件进行了预设，即预设了伦理结。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20。

2 参见 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1（2005）：10。

3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58。

4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59。

在第一幕第一场荒原上，三女巫“美即丑恶丑即美”（8:307）<sup>1</sup>的言语说明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乃至颠倒。社会的动荡必然会导致伦理意识的淡薄与紊乱。电闪雷鸣中，女巫们向为国王平叛归来的麦克白“预言”他是考特爵士及未来君主，这首先预设出了一个伦理结，提出了伦理设问。因为麦克白只有通过弑君篡位才能将女巫的预言实现，而弑君篡位必定会触犯伦理禁忌。“伦理禁忌是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1），伦理禁忌的违背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国家的动荡。麦克白不仅是国王邓肯的臣子，同时也是他的表弟。麦克白在女巫的蛊惑下弑君篡位，不仅违背了其血缘及亲属关系决定的血亲身份，也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最终，麦克白政权的覆灭向我们证实挑战伦理禁忌会给个人带来毁灭，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此外，《麦克白》另一个伦理结的形成，也与女巫的预言密不可分。女巫预言麦克白会成为君主，还预言班柯的后代也会成为君主。麦克白弑君篡位之后，想到女巫的预言，心怀恐惧与不安，坐卧不宁，觉得班柯就是他的克星，好像安东尼之星宿被凯撒的星宿笼罩。麦克白在女巫的蛊惑下，意识到班柯的存在是对他王位的威胁，从而让两个刺客追杀班柯及他的儿子。这缺乏伦理意识的行为也是《麦克白》悲剧中“弑君篡位”这一伦理主线延伸出来的伦理结的体现。所以，女巫在《麦克白》这一悲剧中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更多在于其预言预设了多个伦理结，多个伦理结的预设使作品存在多重矛盾与冲突，推动主人公进行伦理选择。在这复杂的伦理环境中，麦克白采取弑君篡位的方式去“解结”，突破其道德底线，挑战伦理禁忌，最终使自己走向毁灭。

聂珍钊教授用斯芬克斯形象解释人类伦理道德。斯芬克斯，人首狮身，鹰翅蛇尾，人兽一体，人性与兽性共存，善恶同在，人性大于兽性时是人，兽性大于人性时是兽或妖。文学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都具有这两面性，其中善恶随环境而变化或转化。这种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斯芬克斯形象体现斯芬克斯因子，具有从自然选择到伦理选择的象征意义。<sup>2</sup>人类的进步突出表现在伦理的发展：古希腊神话中母子之间的性爱、父女之间的性爱、兄妹之间的性爱、姐弟之间的性爱，都不是罪，他们只注意到异性相吸，不存在“乱伦”这个概念。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之所以是悲剧，是因为人类伦理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坚信母子做爱就是乱伦，是极大羞耻，是恶。这出悲剧的美在于人性战胜兽性。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人物形象复杂而充满变化，是因为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成分多少决定的。<sup>3</sup>

1 本文引用的有关莎剧的译文均来自《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以下引文仅标注卷次和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81。

3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76。

剧本中麦克白夫人的形象充分展示出斯芬克斯因子对其伦理选择的作用。在麦克白犹豫是否谋杀国王邓肯时，麦克白夫人强大的野心及欲望被唤醒，百般怂恿麦克白，令他坚信肯定会成功。麦克白夫人兽性因子战胜了人性因子，失去人类理智，失去女人矜持，失去将军夫人该有的风度，对权力的欲望和膨胀的野心使她无法用理性意志控制自己，进而选择帮助丈夫谋杀表兄国王邓肯，表现出十足的兽性和野性。但是兽性因子爆发之时心底仍存一丝人性因子：她真正要下手时，她的内心也有过挣扎与不安，闪现出些许道德感与良知，她没有马上动手是因为她发现邓肯睡相颇似其父，证明其人性并未完全泯灭。在进行伦理选择时，她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也在激烈对抗，出现伦理意识的混乱。这不仅丰富了麦克白夫人的形象，还揭示了心理的冲突。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描写矛盾、冲突、交锋与选择，最终引导确立人性和道德的胜利。<sup>1</sup> 国王邓肯不仅是一国之王，也是他们的表哥，但最终兽性因子击败了人性因子，她选择了帮助丈夫弑君篡位，进行了错误的伦理选择，违背了社会正统伦理价值准则，触犯了伦理禁忌。宫廷虽然不断有杀戮，但莎士比亚认为这是违背人伦的。

莎士比亚认为，伦理的丧失给社会带来混乱与不安，哀嚎遍野，悲哀笼罩，举国挽歌，还使害人者精神错乱，杀戮者幻觉环生，常见遇害者鬼魂，内心受惊，其实这也是莎士比亚告诫害人者。麦克白夫人对丈夫幻觉怕鬼之行为表现不屑，装作镇静，批评丈夫犹如孩童怕鬼故事，这样的大人物还有如此表现是一种羞耻，但是她本人却由于触犯了伦理禁忌而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惧，她逐渐疯癫的状态及行为在她的侍女和医生的对话中可见一斑：麦克白夫人在睡觉时，通宵点着灯火，梦游时不断地擦拭双手，这是她身上人性回归的表现，是残留的人性因子起作用。麦克白夫人借助这些行为来缓和自己的负罪感及良心的谴责，这是她内心自我迷失的体现，她对于道德伦理仍有顾忌，害怕鬼魂趁着黑暗找她报仇，心神不宁，这正是兽性因子没有受到理性的人性因子约束而面临的惩罚，相应地凸显了悲剧的道德教诲功能。

## 二、《哈姆雷特》中女性形象：伦理两难的体现与伦理身份的错失

《哈姆雷特》深刻地反映出家庭伦理秩序的混乱。聂珍钊教授指出，伦理变化产生伦理混乱，缺乏理性和模式禁忌，最终酿成悲剧。<sup>2</sup> 哈姆雷特的母亲乔特鲁德在老哈姆雷特尸骨未寒的情况下成为新王克劳狄斯的王后。对于哈姆雷特来说，这是叔嫂乱伦，是违背伦理禁忌，是难以接受的。而对于乔特鲁德来说，嫁给克劳狄斯虽然可以继续满足她作为王后的地位，继续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但是她的身份变了，成为小叔子的妻子，承认了王位的更迭，认可了自己儿子王位被剥夺的现实，在这一选择中她肯定进行过伦理分析，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8。

2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21。

却做出了错误的抉择，是酿成此剧悲惨结局的原因之一。无论是文学世界还是现实社会中，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与命运密切相关。<sup>1</sup>同时，伦理身份的变化会导致伦理秩序的改变。伦理身份若变好，秩序就会好。伦理身份若变坏，秩序就会乱。<sup>2</sup>文学始终反映这个理念。其实，乔特鲁德也是个复杂人物。她和小叔子结婚后，她又成新王之妻，被赋予了新的伦理身份。而哈姆雷特是她与老哈姆雷特的儿子，她和哈姆雷特具有亲生父母间的血亲身份。在王后寝宫，乔特鲁德与哈姆雷特交谈时明白了他在装疯。她与哈姆雷特的母子亲情使她选择保护儿子，不去揭露儿子的假疯癫，细心的读者和观众还会发现此剧结尾决斗时她饮下毒酒是在暗示哈姆雷特提防阴谋。克劳狄斯身份之变也带来剧情的复杂性。作为国王的克劳狄斯有很多机会可以对哈姆雷特下毒手，但是顾忌到乔特鲁德与哈姆雷特之间、自己与王后之间的伦理身份，迟迟未下手，因为他发现乔特鲁德离不开儿子，儿子的存在对她至关重要，他还发现他本人离不开乔特鲁德，杀死哈姆雷特等于杀死乔特鲁德，杀死乔特鲁德等于杀死自己。从一定程度上看，乔特鲁德的双重伦理身份很好地保护了哈姆雷特，使哈姆雷特复仇大计得以进行。但是，乔特鲁德双重伦理身份又使她陷入伦理两难：她之前是老哈姆雷特的妻子，她应该帮助哈姆雷特为她冤死的丈夫复仇；但杀死丈夫的凶手是自己的新夫。如果将克劳狄斯绳之以法，又将违背弑夫的伦理禁忌。如果单独做出道德判断，可以看出每一个选择都是对的，但是要在两者之间做出伦理选择，不管选择哪一个，都会相应地违背另一个道德原则，使乔特鲁德陷入了伦理困境。在剧末，她欲饮毒酒，克劳狄斯试图阻止，乔特鲁德再一次面临伦理选择，做出了牺牲，毅然决然地喝下了毒酒，再一次地保护了哈姆雷特。“我要喝的，陛下；请您原谅我”（9:140），这里乔特鲁德不仅是让克劳狄斯宽恕她违抗国王的不敬行为，更多的是想让克劳狄斯原谅她违背她是妻子这一伦理身份的行为。伦理两难使乔特鲁德做出了牺牲的选择，形成了她的悲剧，引发了进一步的悲剧，坚定了哈姆雷特为父亲和母亲报仇的决心，再也不考虑杀王是否弑君了，复仇成了合理的伦理选择。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女性形象——奥菲利亚，她最后的发疯也是因为其难以对伦理关系进行转化而造成的。首先，对于奥菲利亚的分析，应考虑到作品的伦理时空。奥菲利亚是丹麦贵族少女，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她接受的是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观念。<sup>3</sup>在哈姆雷特向奥菲利亚表达爱意后，她意欲接受，表现少女伦理，但以女儿伦理身份惧怕其父之威严与责备。她做出了她只能做的伦理选择，违背少女怀春之心，听从父亲之命。后来，在父亲和国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63。

2 参见 尚必武：“‘让人不安的艺术’：麦克尤恩《蝴蝶》的文学伦理学解读”，《外语教学》3（2012）：83。

3 参见 王宇翔：“论奥菲莉娅悲剧结局的伦理成因”，《文学教育》2（2013）：17。

王的授意下，奥菲莉亚被利用来试探哈姆雷特发疯的真正原因。她并没有反对这一行为，符合了她接受的伦理行为规范，符合了她作为波洛涅斯女儿的伦理身份。其次，在哈姆雷特误杀了波洛涅斯之后，奥菲莉亚丧失了作为女儿的最根本的伦理身份，而她也无法自然地转化为“哈姆雷特的妻子”的伦理身份。因为哈姆雷特对奥菲莉亚的爱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确实爱慕着奥菲莉亚；另一方面，因为乔特鲁德触犯了伦理禁忌，哈姆雷特进而对所有女性形成偏见，批评女性美丽破坏贞洁、导致淫乱。还认为，上帝造就人的面孔，女性自己却做了改变。他对奥菲莉亚的爱情是持有怀疑态度的。而且哈姆雷特也无法告诉奥菲莉亚他装疯的真相，他和奥菲莉亚的爱情在哈姆雷特进行真正伦理选择前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以后再不要结什么婚了”（9:66），所以奥菲莉亚伦理身份的转化不可能顺利实现。最终，当波洛涅斯被哈姆雷特杀死后，奥菲莉亚成为哈姆雷特妻子的伦理身份的可能进一步幻灭。她不可能嫁给一个杀害她父亲的凶手，而她爱着哈姆雷特，也无法为父亲报仇，她不知道哪种选择符合道德规范，陷入了伦理两难<sup>1</sup>，故而奥菲莉亚因为丧失了所有的伦理身份走向了毁灭。

### 三、《李尔王》中女性形象：凸显道德价值及建构伦理秩序

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和道德批评都研究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现象和道德价值。<sup>2</sup>《李尔王》这部悲剧蕴含着深刻的伦理意义，它讲述了主人公们野心私欲与伦理亲情的对抗与冲突。其中，考狄利娅形象的塑造显现了莎士比亚的道德观。有学者认为，“理解了考狄利娅，就理解了《李尔王》全剧”（Stanley 114）。通过考狄利娅的形象，莎士比亚肯定赞扬了人类正直、真诚、仁爱的美好品质。

在剧本开篇，李尔王想把国土分给女儿们治理，自己得以安享晚年。但是他想通过所谓的“爱的考验”来进行分配，满足其作为国王及父亲的虚荣心。高纳里尔和里根曲意奉承，获得了辽阔的领土；而考狄利娅却说她笨嘴笨舌，实话实说，不会口是心非，爱父亲不折不扣，不多也不少。这言语使李尔王感到她没有感恩之心，作为国王和父亲的伦理身份受到挑战，认为考狄利娅这番言语是对父权及王权的不敬，所以不听大臣肯特的劝阻，剥夺了小女儿考狄利娅的继承权。考狄利娅虽然了解两位姐姐的为人，但顾忌着姐妹情分，没有戳穿她们的真实面目，只是让她们好好照顾父亲。但是高纳里尔和里根在父亲放弃了王位后，置亲情于不顾，自私利己，将李尔赶出家门，任其在暴风雨的夜里自生自灭。后来考狄利娅得知了李尔的悲惨状况，说服丈夫出兵救父亲。两姐姐与考狄利娅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出明显的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取向。伦理思想是对道德现象的认知和反思，探究人与人之间

1 参见 王宇翔：“论奥菲莉娅悲剧结局的伦理成因”，《文学教育》2（2013）：19。

2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2006）：14。

的正确关系（罗国杰 宋希仁 16）。考狄利娅不计前嫌，始终善良真诚地对待父亲；而她的两个姐姐在权力面前揭下了虚伪的面纱，对李尔的态度完全以王权存在与否为准则。孰善孰恶，高下立见。从伦理的角度上看，两姐妹的做法违背了伦理秩序，姐姐高纳里尔甚至还给里根写信，“叫她采取一致的行动”（9:167），使一国之主的李尔蒙受各种苦难，而考狄利娅恪守了道德伦理秩序，惦记着父女亲情。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考狄利娅为了维护作为女儿的伦理身份，要求丈夫从法兰西出兵去解救父亲，但是她还拥有法兰西王后的伦理身份，她的行为是属于侵略者的行为，她让外国军队侵入本国。这表明，有时家庭超越了国家伦理。

不难发现，《李尔王》之所以成为悲剧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被打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黑白不分，混乱不堪，理性颠覆（李正栓 关宁 97）。考狄利娅被赶走；高纳里尔、里根两姐妹对李尔不进行赡养，反而同时爱恋爱德蒙而争风吃醋。这些行为表明家庭伦理道德与伦理秩序不断受到挑战与僭越。里根的丈夫康华尔公爵死后，高纳里尔害怕葛罗斯特又跟里根在一起，所以派遣她的仆人奥斯华德去给爱德蒙送信，恳求爱德蒙取代自己的丈夫和丈夫的一切权力。这是她对丈夫的无耻背叛，道德极为败坏。她期盼与爱德蒙在一起，便设计谋害亲夫，这无耻行为违背了婚姻家庭关系，导致家庭伦理秩序的混乱，因为伦理道德支配婚姻关系（罗国杰 马博宣 余进 289）。而高纳里尔没有履行本质上为伦理关系的婚姻的义务，反而因为爱德蒙毒杀了妹妹里根，犯下了“弑亲”的伦理禁忌。而在人类文明开始时，伦理禁忌是维持社会秩序、家庭伦理秩序的核心。伦理禁忌一旦遭受挑战，社会伦理秩序必定混乱。在剧中，葛罗斯特把这个社会描述成家人不亲近、朋友犹如路人、兄弟反目成仇，城市骚乱不断、宫廷杀戮篡权、纲常法纪无存的混沌世界。人类野心的膨胀造成了理性的缺失，个人私欲打破了伦理亲情，一味地追求权力与利益，彻底丧失了人伦及道德底线，破坏了相应的家庭伦理秩序，为和谐社会带来混乱及不幸的灾难。莎士比亚对家庭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关怀跃然纸上。

#### 四、《奥赛罗》中性形象：受客观伦理环境的影响及理性认知的缺失

同前三部悲剧不同，《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的悲剧不仅在于她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社会伦理禁忌，更多是在于客观伦理环境的影响及缺乏对奥赛罗正确的认知。首先，苔丝狄蒙娜出身望门，平日受到父亲勃拉班修的百般宠爱。勃拉班修不相信女儿竟然会跟人私奔，使他怨恨不已。但是苔丝狄蒙娜不顾年迈父亲的心情，甘愿放弃自己作为女儿的伦理身份，不经父亲同意竟然自己选择丈夫，还声称以丈夫为重、以父亲为轻。这在当时是违背了女儿对父亲的伦理依赖。苔丝狄蒙娜虽然具有勇于反抗父权制社会的精神，但她感情用事，在非理性意志的冲动中放弃了与父亲的亲情，失去了父亲的关爱和对

她的保护，主动放弃威尼斯社会对白人的保护，反而加速了其最终悲剧的进程。在选择跟随奥赛罗出发去塞浦路斯后，苔丝狄蒙娜甘愿完全抛弃女儿伦理身份，违背的不仅是社会伦理禁忌，更重要的是违背了父女伦理，其代价之惨令人惋惜。<sup>1</sup> 剧本的最后，她的叔叔得知她死后，感叹道她父亲之死源于她草率的婚事。有学者认为，苔丝狄蒙娜爱奥赛罗，但却犯下对父不孝之错误，没能解决好爱父亲敬父亲和爱奥赛罗的关系问题。这不和谐的伦理关系导致了父亲早死、自己被掐死和奥赛罗被处死的大悲剧。<sup>2</sup> 从伦理角度看，苔丝狄蒙娜最终的死亡也是对她挑战伦理禁忌的惩罚。

其次，聂珍钊教授认为客观伦理环境对理解和评论文学作品至关重要。<sup>3</sup>

《奥赛罗》这一悲剧的伦理环境是威尼斯，在这里社会等级秩序极为森严，不仅存在男尊女卑，还歧视异族有色人种，不管他们对这个国家有多大贡献。苔丝狄蒙娜不顾客观伦理大环境的影响，对奥赛罗百般依顺，处处维护他绝对权威的地位，完全失去女人的独立人格，彻底丧失威尼斯白人的尊严。恶人伊阿古巧用肤色之别，不断诽谤苔丝狄蒙娜，说她与白人凯西奥有染，进一步加剧了黑皮肤人种奥赛罗的自卑。奥赛罗深信白人妻子真的爱恋白人副将凯西奥，最终在第四幕第一幕出现了集中爆发，奥赛罗对苔丝狄蒙娜大打出手。即便此时，苔丝狄蒙娜仍然选择忍气吞声，说自己罪有应得，仿佛自己真的做了错事。即使爱米利娅为她打抱不平的时候，她也丝毫没有怪罪奥赛罗的意思，依然信任并顺从她的丈夫。若不是这样的伦理环境，伊阿古不会得逞。苔丝狄蒙娜这种思想的出现与当时男权制度的伦理环境是分不开的。甚至在最后，苔丝狄蒙娜被奥赛罗迫害后，在爱米利娅问道这是谁干的时候，她撒谎说“谁也没有干，是我自己”（9:393），她在死亡面前仍然选择无条件地维护丈夫的声誉与形象。此外，在这部悲剧中，不问缘由、无条件服从丈夫的还另有一个女人，这女人就是爱米利娅——伊阿古的妻子。爱米利娅无意中拣到主人苔丝狄蒙娜的手帕，没有问清楚原因就答应丈夫的要求给了他，以至于酿成大祸，“究竟他拿去有什么用，天才知道，我可不知道。我只不过是为了讨他的喜欢”（9:341）。在封建社会伦理环境下，女性是依附男性而存在，所以结合当时的客观伦理环境，那些在悲剧中现在看来是懦弱且盲目顺从的女性行为是可以被理解的。

另外，造成苔丝狄蒙娜悲剧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她对奥赛罗的认知缺乏理性。悲剧的地点发生在威尼斯。当时的威尼斯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虽然奥赛罗对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上流社会对他仍有偏见，歧视他的肤色和外国人身份，并没有从根本上接纳奥赛罗成为他们的一员。而生性贞静的

1 参见 庄新红：《莎士比亚戏剧的伦理思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151。

2 参见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6。

3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4。



苔丝狄蒙娜则对奥赛罗的态度不一样。她生活在深闺之中，对奥赛罗缺乏彻底的了解，只有在父亲勃拉班修时常邀请奥赛罗时，听他讲述成长的遭遇和战场的经历，对奥赛罗产生钦佩与崇拜，进而便产生了情愫。在苔丝狄蒙娜的心中，不存在种族、门第的观念，在父亲及众长老们面前毅然维护自己的爱情。苔丝狄蒙娜对于奥赛罗的非理性崇拜给自己埋下祸根。文学伦理学批评将理性定义为“人在特定环境中的正确认知和价值判断，具备认知、价值判断和道德行为三个要素”（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2）。苔丝狄蒙娜对于奥赛罗的认识是感性的，缺乏对奥赛罗真实个性的正确认知，她对待丈夫如同信仰的宗教一样，完全信任服从及无私奉献，却使自己丧命于奥赛罗的非理性意志下。对于妻子为什么犯错误这一问题，苔丝狄蒙娜和艾米利娅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艾米利娅认为，对于妻子的堕落，丈夫应该是负有责任的；而苔丝狄蒙娜更多的觉得需要“鉴非自省”（9:381）。在面对丈夫的责骂时，她宁愿认为是国家大事导致奥赛罗在小事上发脾气，也不愿面对自己丈夫性格上的弱点。对奥赛罗绝对的无条件服从以及缺乏理性的判断，酿成了苔丝狄蒙娜、奥赛罗和整个社会的悲剧。或许莎士比亚在利用这个故事暗示什么。

而艾米利娅在得知丈夫伊阿古是整个悲剧的始作俑者后，进行了艰难的伦理选择，选择了理性地面对，符合了道德规范和准则。<sup>1</sup> 艾米利娅从奥赛罗口中了解到诬陷苔丝狄蒙娜有奸情的居然是自己的丈夫后，不敢相信，相继喊了三声“我的丈夫！”（9:394），在伊阿古辱骂艾米利娅是“长舌的淫妇”（9:397），甚至用剑刺向她，试图让她闭嘴，艾米利娅也没有选择服从丈夫的命令，而是将事情的真相说了出来。这是艾米利娅理性情感的体现，正确的是非观使她的情感在伦理选择中摒弃了恶，选择了善，做出了正确的价值选择，实现了道德的升华，升华为道德情感。

### 结语

就文学的性质而言，文学的价值即伦理价值。聂珍钊教授的理论对探讨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阐释。《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无视伦理禁忌，对自己的伦理身份认识不足，把自己引向毁灭；《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母亲同意嫁给亡夫的弟弟克劳狄斯，不知如何选择她面临的伦理两难困境；《李尔王》里面两姐妹对于家庭伦理秩序的破坏，给国家带来悲剧；《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受客观伦理环境影响，且缺乏对丈夫理性的认知，最终走向毁灭。这四部悲剧本质上来讲是伦理的悲剧，都或多或少显现了莎士比亚时代的伦理道德倾向，阐释了伦理道德关系、道德价值对于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定的特殊意义，强调了遵循自身的伦理身份及伦理秩序的重要性。可见，人们只有遵循家庭及社会的伦理秩序，承担自己相应的伦理责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50。

任与义务，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因此，可以说，莎士比亚是个有远见的人，他在这四部悲剧中所体现的伦理思想在今天依然极有价值。

### Works Cited

李正栓、关宁：“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国家’意识”，《外语教学》1（2017）：97-100。

[Li Zhengshuan and Guan 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State’ in Shakespeare’s Tragedi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 (2017): 97-100.]

罗国杰、马博宣、余进：《伦理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Luo Guojie, Ma Boxuan and Yu Jin. *Ethics Course*.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985.]

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Luo Guojie and Song Xire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thic Thoughts*.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98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聂珍钊等著：《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Nie Zhenzhao et al.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07.]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Trans. Zhu Shenghao etc.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8.]

Stanley, Wells. *Shakespeare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